

2015年3月末,我出差到陕南。印象中的陕南,还只是停留在初中的地理课本里。

这片被巍峨秦岭和苍莽巴山环绕着的盆地,被绵绵汉水滋养着的地方,到底是怎样的?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之后,我已找到答案。

陕南行纪



西北小江南

从西安出发,第一个目的地为汉中。京昆高速穿越秦岭段多为隧道和转弯,240多公里的路程用了近5个小时,车程漫长,让我能细细欣赏窗外风景。

陕西省由北到南大致分为陕北、关中和陕南,而关中和陕南的分界线便是秦岭。除了这条分界线外,秦岭在我国地理坐标上也有着许多重要的“头衔”,南北方分界线、800毫米等降水量线、湿润和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等,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秦岭南北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。

当大巴车穿越秦岭的重重隧道,最终驶入汉中市的平原地带时,刚才的重峦叠嶂,立马被眼前大片灿黄的油菜花海取代,我仿佛穿越时空之门,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

吃个面皮:美得很

在汉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汉中小吃打天下。汉中小吃制作虽不复杂,用的也只是普通食材,但往往能炮制出别样美食。

头天晚上定好闹钟,早早睡下,为的是第二天早上能做一次汉中人,吃到最有名的汉中小吃“热面皮”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踩着雨后湿润的柏油路,呼吸着带着花香的空气,走在汉中街头。汉中的面皮店一般不大,小小一间门面。门口盘起大灶,灶上支着大锅,锅中烧着沸水,水上架着一层层蒸笼。一笼笼地端着揭起,再一笼笼浇上米浆蒸上去。旁边还放有一个炉子,炉上是经夜熬成的老汤。据我观察,蒸笼垒得越高,说明店的生意越好,面皮也越地道。

坐在一家没有招牌的小店里,老板笑容满面地问我吃点什么。

面皮店的老板说起面皮便滔滔不绝:“这是一种只属于汉中的情结,在外的汉中游子一回到家乡,肯定会先吃上一两碗面皮。”

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皮摆到我的面前,那香味让人胃口大开。看上去挂满红油的面皮吃到嘴里并没有那么辛辣,只觉得胃里热乎乎的,口舌生香,油而不腻,此时,再喝上一口花生粥,整个人都美得很。

“走钢刀”的老艺人

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。陕南的羌族主要集中在宁强、略阳两地。

想了解羌族文化,宁强县的羌博园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来到羌博园时已是下午5时。车子刚驶进园内,就已经听到震耳的锣鼓声和欢呼声。走下车去,十几位羌族姑娘便迎了上来,送上自制的米酒欢迎远方客人。

羌博园的广场上,篝火已点燃,音乐响起,羌族姑娘们跳起民族舞蹈。游客们不管会不会跳,都被热情地拉去,跳了一圈又一圈。

两位羌族老艺人的“上山刀”表演吸引着游客的目光,只见两名羌族民间艺人赤脚爬上由20把钢刀组成的“刀山”,毫发无损,其娴熟的技艺令观众惊叹。

短短十天的陕南之行结束了,我希望这是与陕南结缘的开始。

(据《燕赵都市报》)

秘密调查师 I

黄雀



永城 著

在会议室的正前方,端坐着另一个穿警服的男人。他五十出头,腰板笔直,表情威严。

“你还有脸来见我!不是你拍着胸脯,说你决不会顾及儿女私情,一定能完成任务?”

“请求组织处分我!”

高翔面无表情,双目直视前方。自从那一夜,当他看见燕子含泪的醉眼,他就知道,这任务他完成不了。

“处分你?处分你能挽回损失吗?”正襟危坐的男人拍案而起,“你的草率行动,已经打草惊蛇了!刘满德已经跑

回香港了,叶永福也正在做逃跑计划,而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整盘计划眼看就要落空了!你让我怎么和上级领导交代?你让我怎么和香港廉政公署的人解释?让他们看我们的笑话吗?”

高翔沉默不语。如果时光倒转,他还会再做一遍。

“王局,我倒觉得未必全是因为高翔打草惊蛇。”胖子插嘴道,“老高找人去万沅捞谢春燕,是周二的的事情。但据我们的线人说,刘满德昨天才去的香港,而叶永福也是今天上午向银行预约了明天提取巨款,有准备逃跑的迹象。所以我看,就在周二和昨天之前,他们又从别的渠道得到了消息。”

“强词夺理!不管叶永福到底为什么逃跑,高翔的鲁莽行动肯定已经惊动了对方。不论导致什么后果,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,提前行动,抓捕叶永福。但即便明天就行动,叶永福也已经有所准备,这对我们,就意味着更大的困难和更多的危险!也就增加了流血和牺牲的可能性!”

“王局!请组织派我参加明晚的行动!”

高翔万分坚决。他要消失。彻底从燕子生命中消失。他没资格留在她身

边。他的存在只会夺走她的一切!

“你?你什么行动也不能参加!先把你的枪和警徽交出来!”

“我了解万沅的情况,你就让我参加明晚的行动吧!”

“不行!”

“就给我一个将功赎过的机会吧!”

高翔剑眉倒竖,双目发出灼灼的光。

那目光正穿透会议室坚实的墙壁,飞越沉睡的北京城,最后一次投向那三层的窗。在之前的一个多月里,他每晚都在那窗下,向着它凝视。

就像八年前。他坐在二手雪弗兰里,仰头看着那扇窗,等着灯光亮起来。

七十五

都市里的人们,对星期天又爱又恨,仿佛面对即将分手的情人,幸福眼看就留不住了。

但刘太太没这种感觉。对她来说,每天都是一样。

以前,她女儿还在北京的时候,周末多少还有些不同。女儿有时会请同学到家里来。当然女儿和同学聚会,是不需要当妈的参与的。但刘太太有参与的责任感。特别是当有男同学出现的时

候。女儿是新潮的女儿,她却并非新潮的妈。在女儿请客的周末,她不去健身房,也不去打麻将,更不去做美容或者按摩。她就在家看电视,顺便看着女儿,尽管看到的都是横鼻子竖眼的女儿。

如今女儿去了美国,家里就只剩她和保姆。礼拜天也就不再有区别。

刘太太不睡懒觉。不是不想,是不会。以前在乡下,早起是与生俱来的义务。后来男人做了生意,更是没白没黑。再后来男人去了香港。钱是不需要刘太太赚的,可孩子需要照顾。这样又过了多少年,家搬到北京。刘太太就有了保姆,住了洋房,学会了开车,女儿也留了洋。再没理由早起,刘太太偏偏没学会睡懒觉。

刘太太也不稀罕学会睡懒觉,尽管健身房别的太太都爱睡懒觉。刘太太喜欢早起,挎着篮子逛早市。她不高兴让保姆买菜。刘太太的确不缺钱,可她也不缺时间。少给菜贩子两毛钱,能让她自在好一阵子。

买完了菜回到家,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健身房。这是刘太太所能接受的为数不多的几样新鲜事物之一。健身房能认识的太太,或许能陪她聊聊天。尽管别的太太未必都看得起刘太太。